





PL

2687

Y42A16

1875



然居士文集卷十三目次

楞嚴外解序

心經宗說後序

摩訶般若十無益論序

釋氏新聞序

屏山全剛經別解序

警金剛經別解後

與井能修夫子廟疏

永安寺請子爲功德主疏

請延公住寶宮寺疏







湛然居士文集卷十三目次

楞嚴外解序

心經宗說後序

糠粃教民十無益論序

釋民新聞序

屏山金剛經別解序

書金剛經別解後

賈非熊修夫子廟疏

永安寺請予爲功德主疏

請旭公住寶宮寺疏





請文公住玉山開堂出世疏

請嚴菴主住東堂出世疏

請希菴主住晉祠奉聖寺開堂疏

請學菴主住翠微山寶林寺開堂出世疏

請石州海秀首座住文水壽寧寺疏

太原山開化寺請予爲功德主因作疏

重修宣聖廟疏

燕京大萬壽寺化水陸疏

請奧公禪師開堂疏五首

請湘公住持興教寺疏



請東林老人住雲巖寺疏

請柏巖儼公疏

祁州重修宣聖廟疏

安慶織萬佛疏

請聰公和尚住山陰縣復宿山疏

題萬壽寺碑陰

和公大禪師塔記

萬壽寺創建廚室上梁文六首

茶榜

約善長和詩戰書



寄萬老人書

萬松老人萬壽語錄序

祭姪女淑卿文

和林城建行宮上梁文六首

爲武州摩訶院創建佛牙塔疏

湛然居士文集卷十三目次畢



湛然居士文集卷十三

元 耶律楚材 晉卿著

楞嚴外解序

昔洪覺範有言天台智者禪師

口云天台作摩訶止觀

聞天竺有

首楞嚴經旦暮西向拜祝願此經早來東土續佛慧命

竟不得一見今板鬻遍天下有終身不聞其名者因起

法輕信劣之歎若夫徵心辨見證悟窮魔明三界之根

深七趣之本原始要終廣大悉備與禪理相爲表裏雖

具眼衲僧不可不熟繹之也余故人屏山居士牽引易

論語孟子老氏莊列之書與此經相合者輯成一編謂



之外解實漸消吾儒不信佛書者之餅也吾儒中喜佛  
乘者固亦多矣其全信者鮮焉或信其理而棄其事者  
或信其理事而破其因果者或信經論而誣其神通者  
或鄙其持經或訛其建寺塵沙之世界以爲迂闊之言  
成壞之劫波反疑駕馭之說亦何異信吾夫子之仁義  
詆其禮樂取吾夫子之政事舍其文學者耶或有攘竊  
相似之語以爲皆出於吾書中何必讀經然後爲佛此  
輩尤可笑也且竊人之財猶爲竊況竊人之道乎我屏  
山則不然深究其理不廢其事其於因果也則舉作善  
降祥之文引羊祜鮑靚之事其於塵界也則隘鄒子之



說婉禦寇之談其神通也則云左慈術士耳變形於魏  
都皆同物也疑吾佛不能變千百億化身乎其於劫波  
也則云郭璞日者卜年於晉室若合符券疑吾佛不能  
記百萬之多劫耶其於持經也則云佛日禪師因聞誦  
心經咒言下大悟田夫俚婦持念諸果者詎可輕笑之  
哉其於建寺也則云阿蘭若法當供養彼區區者尙以  
土木之功爲費何庸望之甚耶其品評三聖人理趣之  
淺深也初云稍尋舊學且窺道家之言又繙內典至其  
遂處吾中國之書似不及也晚節復云余以此求三聖  
人垂化之理而後知吾佛之所以爲人天師無上大法



王者非諸聖之所能侔也學至於佛則無可學者乃知  
佛卽聖人聖人非佛西方有中國書中國無西方書也  
或問屏山何好佛之深乎答云感恩之深則深報之屏  
山所謂心不負人者矣渠又云吾佛之所誨人者其實  
如如不誑不妄豈有毛髮許可疑者耶噫古昔以求篤  
信佛書之君子未有如我屏山之大全者也近代一人  
而已泰和中屏山作釋迦文佛贊不遠千里以序見託  
於萬松老師永長巨豪劉潤甫者笑謂老師曰屏山兒  
時聞佛以手加額旣冠排佛今復贊佛吾師之序可慎  
與之庸詎知他日得不復似韓歐排佛乎老師曰不然



今屏山信解入微如理而說豈但悔悟於前非亦將資  
信於來者且兒時喜佛者生知宿稟也旣冠排佛者華  
報蠱惑也退而贊佛者不遠而復也而今而後世尊所  
謂吾保此木決定入海矣後果如吾師言余與屏山通  
家相與爾汝曹不檢羈其子阿同輩待余以叔禮天兵  
旣克汴梁阿同挈遺藁來燕寓居萬松老師之席老師  
助鋟木之資欲廣其傳阿同致書請余爲引余亦不讓  
援筆疾書以題其端不惟彰我萬松老師冥有知人之  
鑑抑亦記我屏山居士克終全信之心且爲方來淺信  
竊道者之戒云甲午清明後五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刺



楚材晉卿序於□□城

心經宗說後序

白華山主搢折腳鐺煮沒米粥萬松野老用穿心碗盛  
典無口人雖然指空說空爭奈依實具實嗟見渾掄吞  
棗只管誦持故教混沌開勿妄生穿鑿如明以字莫認  
經頭未解本文且看註腳湛然居士漆水移刺楚材晉  
卿詳勘印行

糠孽教民十無益論序

昔余友以此論見寄屬余求序以行世余恐謾歸於講  
主者辭而不序遂採萬松老師賦意及講主餘論述辨



邪論之意以謂世人皆云釋子黨教護宗由是飛謗流言得以藉口予本書生非釋非糠從傍仗義辨而證之何爲不可乎予又謂昔屏山居士序輔教編有云儒者嘗爲佛者害佛者未嘗爲儒者害誠哉是言也蓋儒者率掌銓衡故得高下其手其山林之士不與物競加以力孤勢劣曷能爲哉余觀作頭陀賦數君子皆儒也予不辨則成市虎矣不獨成市虎抑恐崔浩李德裕之徒一唱一和撼搖佛教爲患不淺故率引儒術比而論之以勵吾儒爲糠孽所惑者論旣述所謂余友者復以書見示其大略曰講主上人者以糠孽叛教積風乃檢閱



藏教尋繹儒經積有年矣窮諸佛之深意達三乘之至  
真列十篇之目成一家之言語辨而詞溫文野而理親  
聞之者是非莫逃誦之者邪正斯分雷震獅吼邪摧魔  
奔良謂偃德之仕風釋疑冰之陽春噫或佛道之未喪  
也諒必由子斯文乎是以信奉佛教者展轉錄傳不可  
勝記京城禪伯尊宿欲流之無窮不憚萬里往復教書  
託子爲序今之士大夫才筆勝子者固亦多矣豈不能  
序此一書乎以子素淘汰禪道涉獵佛書頗知旨歸故  
也子何讓焉此老不避嫌疑自其謗讟而爲此書彼且  
不避子何代彼而避謗乎吾觀子所著辨邪論正爲儒



者述儒之信糠者止三子而已矣市井工商之徒信糠  
十居四五自非此書彼曹何從而化之乎子所得者少  
所失者不爲不多矣書既至余不能答謹以書意序之  
論者丙戌重午日題於肅州鄯善城

釋氏新聞序

昔仰嶠叢林爲燕然之最主事僧輩歷久不更執權附  
勢搖動住持人泰和中本寺奏請萬松老人住持上許  
之萬松忻然奉詔人或勸之曰師新出世彼易師之年  
少彼不得施其欲必起風波無遺後悔乎師笑而不答  
既住院師一遵舊法無所變更惟拱默而已夏罷主事



輩依例辭職師因其辭也悉罷之師預於眾中詢訪耆德爲眾推仰者數人至是咸代其職積歲頽風一朝頓

革遠近翕然稱吾師素有將相之材矣

口云其因仍也守如處女其展

布也出如脫兔此中有殺活手段

邇後章廟秋獵於山主事輩白師曰

故事車駕巡幸本寺必進珍玩不然則有司必有詰問

師責之曰十方檀信布施爲出家兒余與若不具正眼

空施物理應償報汝不聞木耳之緣乎富有四海貴

爲一人豈需吾曹之珍貨也哉且君子愛人也以德豈

可以此瑕類貽君主乎因手錄偈一章詣行宮進之大

蒙稱賞有成湯狩野恢天網呂尙漁磯侵月釣之句誠



仁人之言也翌日章廟入山行香屢垂顧問仍御書詩一章遺之師亦泊如也車駕還宮遣使賜錢二百萬使者傳敕命師跪聽師曰出家兒安有此例使者怒曰若然則予當迴車師曰傳旨則安敢不聽不傳則亦由使者意竟焚香立聽詔旨章廟知之責其使曰朕施財祈福耳安用野人閑禮耶上下悚然服吾師不屈王公之前矣此二事天下所共知者也自餘師之隱德默行未播於人間者何勝道哉師之切於扶聖教急於化人心也萬分之一見之於此書乎師應物傳道之暇手不釋卷凡三閱藏教無書不讀每有多聞能利害於佛乘關



涉於教化者悉錄之目之曰釋氏新聞將使見書而知  
歸聞言而嚮道真謂治邪疾之藥石濟迷途之津梁也  
豈小補哉石門洪覺範著林閒錄辨而且文閒有偏黨  
之語後之成人之美者未嘗不歎息於斯焉我萬松老  
師之意扶教利人也深是以推舉他宗談不容口此與  
覺範之用心相去萬萬者也讀是書者當知是心矣嗚  
呼偉哉予請刊是書行於世因爲之序甲午上元後一  
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刺楚材題

屏山居士金剛經別解序

佛法之西來也二千餘祀寶藏琅函幾盈萬軸可謂廣



大悉備矣獨金剛一經或明眼禪客若脫白沙彌上至學士大夫下及野夫田婦里巷兒女子曹無不誦者以頻見如閑姑置而不問者有之以至理叵測望涯而退者有之噫信其小而不信其大信其所見而不信其所未見自是而非他執一而廢百者比比然又何訝焉偉哉屏山居士取儒道兩家之書會運柴二師之論

牽引雜說錯綜諸經著爲別解一編莫不融理事之門合性相之義析六如之生滅剖四相之鍵關謂真空不空透無得之得序圓頓而有據識宗說之相須辨因緣自然喻以明珠諸佛眾生譬之圓鏡若出聖人之口



冥契吾佛之心可謂天下之奇才矣噫此書之行於世也何止化書生之學佛者偏見衲僧無因外道皆可廢藥矣昔余與屏山同爲省掾時同僚譏此書以爲餌餒餒之具余尙未染指於佛書亦少惑焉今熟繹之自非精於三聖人之學者敢措一辭於此書乎吁小人之言誠可畏哉乙未元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刺楚材晉卿題於大磧黃石山

書金剛經別解後

孔子有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是知學道未至於純粹精微之域雖聖人亦少惑焉昔



樂天答制策稍涉佛教之譏中年鄙海山而修兜率垂  
老爲讚佛發願文乃因起因張本其事見於本集子瞻  
上萬言頗稱釋氏之弊晚節專翰墨爲佛事臨終作神  
咒浪出之偈且曰着力卽差其事見於年譜退之屈論  
於大巔而稍信佛書韓文公別傳在焉永叔服膺於圓  
通而自稱居士歐陽公別傳在焉是知君子始惑而終  
悟初過而後悛又何害也屏山先生幼年排佛說殆不  
忍聞未幾翻然而改火其書作二解以滌前非所謂改  
過不吝者余於屏山有所取焉後之人立志未定惑於  
初年者當以此數君子爲法乙未清明日湛然居士題



於別解之後

賈非熊修夫子廟疏

天產宣尼降季周血食千祀德難酬重新庠序獨無力  
試向滄溟下釣鈞

孝義永安寺請余爲功德主因作疏

塵緣不盡淹鳳池而有年習氣難忘慕祥林而未暇適  
遇昭然老子請作永安主人乞聞一聲何須再讓葛藤  
舊案宛如馬耳之風松菊新堂便是終焉之計謹疏

請旭公禪師住應州寶宮寺疏

孫枝出入萬松中便好移來植寶宮覆蔭人天正今日



不妨鼓動劫前風

請文公菴主住王山開堂出世疏

兒大做翁當仁不讓便請承當何須再勘

請嚴菴主持東堂出世疏

西堂棄東堂山東過山西禪師開狗口居士展驢蹏

請希菴主持晉祠奉聖寺開堂疏

晉祠山水冠人間好請希公向此閑飯了蒙頭三覺睡  
逢人休說趙州關

請學菴主持翠微山寶林寺開堂出世疏

金城元有翠微山寶刹禪林積歲閑笑請學公來領略



一瓶遊戲白雲間

請石州海秀首座住文水壽永寺疏

霖公實沾秀法屬也

聞道霖師退壽寧秀公難弟亦難兄新詩遠寄石州去  
貶起眉毛便好行

太原山開化寺灰燼之餘再興故宇請余爲功德

主因作疏

竊以塵緣有數否則泰泰則亨聖道無窮變則通通則  
久惟開化之故刹實太原之名藍兵火以來劫灰而已  
住持人固有定老功德主乃請湛然良慰殷勤強爲領  
略禪心佛語誰知教外別傳梵刹蓮宮更看無中唱出



謹疏

重修宣聖廟疏

精藍道觀已重新獨有庠宮尙堦垣試問中州士君子  
誰人不出仲尼門

燕京大萬壽寺化水陸疏

竊以生死蒙恩便見法門不二怨親普濟始知檀度無  
私仰惟佛陀興悲乃是阿難張本欲啟無遮之大會必  
資有眾之良緣但肯同心便希垂手謹疏

請奧公禪師開堂疏五首

竊以深達大本何妨摘葉尋枝截斷眾流便是隨波逐



浪欲整雲門窠窟必求佛覺兒孫伏惟奧公和尚道合  
圓通法傳圓照逢人便出方爲禪子家風戀土難移未  
是衲僧氣息謹疏

竊以轉身就父從來禪子宗風借路還家好箇初僧消  
息伏惟奧公和尚受戒崇壽得法聖安木闡徽猷權棲  
大覺因席就請何須特地人情準帖奉行折合遮翻公  
案謹疏

竊以釋迦慳迦葉富無物與人奧公俏聖安憨慢藏誨  
盜旣收鋤斧子不藉破皮鞋須要妝龍似龍何礙將錯  
就錯抱將十字街裏便好投街推來百尺竿頭更教進



步謹疏

竊以法海彌深曹水五流分派化風猶扇雲門一葉重  
華奧公菴主透圓照之重關提圓通之正令善作降龍  
相能談文字禪開裏刺頭最好途人便出穩處下腳何  
礙遇緣卽宗謹疏

竊以當年嚼飯喂嬰兒聖安左錯今日把棒喚狗子居  
士風顛你打開漆桶徹底承當我劈破面皮須要相見  
橫榔栗木獨行正令莫壓弱倚強與旃檀佛共演梵音  
好撓行奪市謹疏

請湘公上人住持新院仍名興教寺者因作疏



寶刹成空隨劫灰而已滅精廬如聖逐化日而重新爲  
國報恩可名興教赤軸黃卷且圖摘葉尋枝寶藏琅函  
何礙尋行數墨謹疏

德興府岷峪雲巖寺請東林老人住持疏

昔日山中養聖胎峪中松檜手親栽院荒松老無龍象  
便請東林更一來

公幼年在此寺  
有手植松在焉

請柏巖儼公疏

良弼施宅割天寧卻請天寧舊衲僧爲報柏巖休遜讓  
閑中續出祖師燈

邳州重修宣聖廟疏



宣尼萬古帝王師可歎荆榛沒古祠重整庠宮闡文教  
願觀日月再明時

安慶織萬佛疏

余自參預政事以文懶爲疏文恐物議挾勢故  
也安慶者工巧妙天下自搶新意織萬佛爲施  
嘉其意因破戒作此疏云

十方三世萬如來不犯梭頭寶座開單手元知不成拍  
三臺須要大家催

請聰公和尚住山陰縣復宿山疏

世傳文殊顯化  
再宿於此山故

得名



昔日文殊曾復宿當年聰老可重來  
公舊常住此山此山便是  
眞佛窟何必區區禮五臺

題萬壽碑陰

昔達磨西來禪宗大播門庭峻峭機變驟馳非世智辯  
聰所能曉也其子奪之閒固有賓主抑揚之際不無權  
實其未具透關眼者豈克隨語注解之病哉香山俊公  
和尚受法於大明渠謂洞山之後偏正五位失其本意  
亦行權之語與同參榮公聞之果吞鈎餌俊公門人輩  
從而勒諸石遠發後世之一笑噫受師之道而反謗之  
是自謗也何止自謗也曹山披子青山諸師之道皆不



足法矣顧香山亦近世之豪邁者也忍爲此事耶昔雲  
門拈世尊初生因緣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  
喫琅琊覺云雲門可謂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  
佛恩臨濟臨終謂三聖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  
邊滅卻至今道法大行是知宗門之語一擡一搦豈可  
以世閒語言定其準的也哉若香山果無毀大明意後  
之子孫宜改覆車之轍不然則自有勝默老人之韻語  
余手書於故碑之陰以爲來者誠其辭曰燕俊與朔榮  
齊足出大明俊趨住巨刹黨奮梟獍探抱洞山足逆  
坊大明晴聞見弔澆季搦腕皆含情榮甘溺齏甕掉尾



求羶腥曲助碑其言欺賊晚來誠我覽取諸譬譬彼秦  
築城秦非不謀固無德秦亦傾上德無可德下德方記  
銘端然居上德非碑道亦行況聖不自會古德云其足  
聖人法聖人  
不其肯自矜盈修母致子有反是而未聆目花只自見  
會耳聲約誰聽雖欲信天下未必同爲聲不見三葉祖削  
跡捨身名兒孫愈岳立史傳愈金鑑不見北宗下功勳  
石上爭期昌竟何昌千古招論評俄柔慶基敗大明老  
師嘗記  
日彼有黨偕必不得好嗣  
果敗於慶柔基三人也  
玷累斯文貞贅然寘虛堂徒  
表黨宗明

和公大禪師塔記



師本平水人俗姓段氏幼習儒業甫冠應經義舉因閱  
春秋左氏傳悟興衰之不常慨然投筆退居山林年二  
十棄俗出家禮平陽大慈雲寺僧宗言爲師受戒披剃  
頗習經論後聞教外別傳之旨乃傾心焉遍謁諸方因  
緣不契師知萬松老人之聲價照映南北直抵燕然而  
見之居數載師資道契始獲密許人頗知之丙戌夏六  
月故勸農使王公爲功德主作大齋又蒙行省相公洎  
以下僚佐專使賁疏勸請開堂出世因住持大萬壽禪  
寺師素剛毅寡合未暮退居漁陽之盤山報國寺建州  
元帥葛公權府朱公彈壓樊公聞師之名飛疏敦請辭



不獲已杖錫北行詣建州梨花道院以塞其命未幾示  
微疾移居閭山之崇福寺養病一日忽召門人普淨輩  
謂之曰生死去來猶空花水月何足爲訝遂淨髮更衣  
端坐而囑後事乃作頌曰臨行一句當面不諱皓月清  
風不居正位頌畢石脇而寂師將順世有本寺傳戒大  
師臨謂之曰善爲道路師笑而不答令眾且去勿誼眾  
皆出聞師咄一聲眾驚視之師已寂矣三日神光不變  
茶毘之日頗有祥異數州士民焚香拜禮者絡繹於路  
師俗壽四十六僧臘一十六其徒迎其靈骨藏於萬壽  
祖塋之側噫師之處萬壽也每聞誦經之聲形不懌之



色由是人皆譏之臨行之際命其徒諷尊勝咒者何哉  
殊不知大善知識臨機應物一抑一揚一奪一縱若珠  
之走盤千變萬化詎可以一途而測耶至於巨川海和  
尚平日亦行此令執相者諷之而謂毀梵行掠虛者讚  
之而謂無礙禪皆失之矣後之學者當以此爲誡己丑  
之清明其徒屬余爲記遂以所聞之語信筆記之湛然  
居士云

萬壽寺創建廚室上梁文

萬壽寺創建廚室浪著上梁文六首幸付工人  
輩歌之用光法席



拋梁東香積移來不犯功卻笑維摩無手段但將盂飯  
到塵中

拋梁南底箇因緣最好參試問助緣多少眾前三三與  
後三三

拋梁西巧匠騎驢倒上梯四面無門何用鎖十方沒壁  
不須泥

拋梁北柱石宛有擎天力欲模此樣向諸方慳殺僧繇  
描不得

拋梁上手不傷材真大匠虛堂窮劫鎮叢林借與兒孫  
爲榜樣



拋梁下聊倩般輸成大厦朝朝香飯供諸佛承事悉無  
空過者

茶榜

今辰齋退特爲新堂頭奧公長老設茶一鍾聊  
表住持開堂陳謝之儀仍請知事大眾同垂光  
降者

竊以个中滋味誰是知音向上封題罕逢藻鑑伏惟新  
堂頭長老名超絕品價重諸方黃金碾畔析微塵輸他  
三昧手碧玉甌中轟白浪別是一家春睡鬼潛奔便是  
至人無夢湯聲微發解教醉眼先醒諗老三孟莫作道



理會盧公七椀且是仁義中雖然櫓桶新陳不得顛預  
甘苦便請大家下口且圖一眾聞懷幸甚

約善長和詩戰書

余奉善長詩百韻仍乞光和渠謙抑退讓以降  
啟見戲余亦戲作戰書以督之聊發一笑耳

維旃蒙協洽之歲三月甲午朔湛然謹致書於詩將善  
長先生幕府愚聞李杜齊名已有登壇之序元白並駕  
嘗興定伯之書在昔云然於今亦可既久陳於師旅宜  
一決於雌雄無約而和者必謀有備則所以亡患在德  
不在險雖粗聞於古語受降如受敵則爲戒於兵家伏



惟善長先生冀北無雙斗南第一能投壺而講禮善橫  
槊而賦詩詞鋒折萬里之衝筆陣掃千人之敵將略多  
多而益辦雄材一一而難陳遇險韻而愈奇見大敵而  
倍勇君唱之而來挑戰我和之以爲應兵方及出綏輟  
陳降啟前鋒少卻尙未損於一毫勇氣未衰遂引退於  
三舍張羸師而誘我遺厚利以餌余曠日持久以老我  
師重幣甘言以驕我志深藏九地必發九天故示以不  
能將攻我之所短倘弗遵於仁術勝亦非功苟不推於  
至誠盟之何益此奚疑耳理亦灼然兵不戰而屈人可  
爲上策心未服而納款豈無詐謀若非先見之明徒貽



後悔之謂是以載嚴文壁爰整詩兵比爾于立爾矛一  
乃心齊乃力文章燦爛依稀整整之旗聲律精嚴彷彿  
堂堂之陣乃一鼓而成列決再戰而立功顧天下之英  
雄惟使君與操歎文章之微婉非夫子而誰竚持兵麾  
願聞金諾謹奉戰書以聞指不多及

寄萬松老人書

嗣法弟子從源頓首再拜師父丈室承手教諭及弟子  
有以儒治國以佛治心之語近乎破二作三屈佛道以  
徇儒情者此亦弟子之行權也教不云乎無爲小乘人  
而說大乘法弟子亦謂舉世皆黃能任公之餌不足投



也故以是語餌東教之庸儒爲信道之漸焉雖然非屈  
佛道也是道不足以治心僅能治天下則固爲道之餘  
滓矣戴經云欲治其國先正其心未有心正而天下不  
治者也是知治天下之道爲治心之所兼耳普門示現  
三十二應法華治世資生皆順正法豈非佛事門中不  
捨一法者歟孔子稱夷齊之賢求仁而得仁死而不怨  
後世行者難之又安知視死生如逆旅坐脫立亡乃衲  
僧之餘事耳且五善十戒人天之淺教父益慈子益孝  
不殺之仁不妄之信不化自行於八荒之外豈止有恥  
且格哉是知五常之道已爲佛教之淺者兼而有之弟



子且讓之以儒治國以佛治心庸儒已切齒謂弟子叛道忘本矣又安足以語大道哉又知稚川子尙以參禪卜之立見其効師嘗有頌試招本分鉗鎚一下便知真假正謂此耳呵呵春深萬葉爲道珍重區區不備

萬松老人萬壽語錄序

余忝侍萬松老師謬承子印因遍閱諸派宗旨各有所長利出害隨法當爾耳雲門之宗悟者得之於緊俏迷者失之於識情臨濟之宗明者得之於峻拔昧者失之於莽鹵曹洞之宗智者得之於縣密愚者失之於廉纖獨萬松老人得大自在三昧決擇玄微全曹洞之血脈



判斷語緣具雲門之善巧拈提公案備臨濟之機鋒爲  
仰法眼之爐鑪兼而有之使學人不墮於識情莽鹵廉  
纖之病眞閒世之宗師也略舉中秋日爲建州和長老  
圓寂上堂云有人問既是建州遷化爲甚萬壽設齋師  
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又問不是盡七百日又非  
周年大祥鬪勘今日設齋師云月色四時好人心此夜  
偏眾中道長老座上誦中秋月詩佛法安在師云萬里  
此時同皎潔一年今夜最分明將此勝因用嚴和公覺  
靈中秋玩月徹曉登樓直饒上生兜率西往淨方未必  
有燕京蒸梨餽棗爆栗燒桃眾中道長老只解說食不



見有纖毫佛法師云謝子証明卽且致爲甚中秋閉目  
坐卻道月無光有餘勝利迴向諸家檀信然輒蒸豇角  
新煮雞頭蒲萄駐顏西瓜止渴無邊功德難盡讚揚假  
饒今夜天陰暗裏一般滋味忽若天晴月朗營定不索  
點燈老師語緣似此之類尤多不可遍舉且道五派中  
是卮一宗門風具眼者試辨看噫千載之下自有知音  
乙未夏四月湛然居士漆水移刺楚材晉卿序於和林  
城

祭姪女淑卿文

今案靈照  
龐居士女

維乙未之春三月二十六日叔湛然居士謹以蔬食清



茗致祭於猶子舜婉淑卿之靈維靈胄出遼室支分大  
宗我考賢王夙植於令德吾兄按察載振於清風汝幼  
奉母訓長知父從禪理頗究儒學悉通稟鄭娘之標格  
有靈照之心胸不食葷於笄年欲爲尼於高嵩德播人  
口名達帝聰遣使求於故鄉有詔入於深宮守志持節  
慎心飾躬垂及知命尙爲嬰童古所未有來者孰同章  
奏久掌名位日隆上謂之女學士人呼之官相公屢有  
諫諍多所彌縫德殊辭輦之班功勝當熊之馮忽家亡  
而國破歎勢盡而途窮果全身而不辱示微疾而善終  
正悟之名得之於空老徒悟之號乞之於髯翁信幻有



之非有如真空之不空來兮無跡去兮無踪來無跡兮  
出燕山之白雲去無踪兮聳和林之青松明日灰飛煙  
滅後天涯何處不相逢嗚呼哀哉伏惟尙饗

和林城建行宮上梁文

拋梁東萬里山川一望中靈沼靈臺未爲比行宮不日  
已成功

拋梁南一帶南山挹翠嵐創築和林建宮室鄼侯功業  
冠曹參

拋梁西碧海寒濤雪拍堤臣庶稱觴來上壽嵩呼拜舞  
一聲齊



拋梁北聖主守成能潤色明堂壯麗鎮龍沙萬世巍巍  
威萬國

拋梁上棟宇施功遵大壯鳴鞘聲散翠華來五雲深處  
瞻天仗

拋梁下柱石相資成大厦君臣鐘鼓樂清時喜見山陽  
歸戰馬

爲武州摩訶院刱建佛牙塔疏

佛日增輝國政和靈牙有詔賜摩訶因風吹火何勞力  
垂手同修宰堵波



湛然居士文集卷十三終



湛然居士文集卷十四目次

法語示猶子淑卿

和潤之韻

贈景賢

寄東林

寄萬壽潤公禪師

寄甘泉慧公和尚

遺龍崗鹿尾二絕

和景賢贈鹿尾二絕

中秋召景賢飲



請定公住大覺疏

補大藏經板疏

武川摩訶院刱建瑞像殿疏

請奧公住崇壽院

寄聖安澄老乞藥

信之和予酬賈非熊三字韻見寄因再賡元韻以復之

雲漢遠寄新詩四十韻因和而謝之

德新見寄二十韻和而謝之

子鑄生朝潤之以詩爲壽因繼其韻以遺之



扈從旋師道過東勝秦帥席上繼杜受之韻

屏山居士鳴道集序

用梁斗南韻

贈姪正卿

寄張鳴道

送省掾郭仲仁行

送燕京高慶民行

和趙庭玉子贇韻

贈東平主事王玉

周敬之修夫子廟



清江集卷十四目錄 二  
寄萬壽堂頭乞湖山

寄東林同參

寄簡堂頭

寄孔雀便面奉萬松老師

答倪公故人

送王璘行

繼介丘穆景華韻

繼平陶張才美韻

德柔嘗許作鞍玉轡且數年矣作詩以督之

卜鄰一絕寄鄭景賢



寄岳君索玉博山

雲中重修宣聖廟疏

寄光祖

送德潤南行

再和萬壽潤禪師書字韻五首

贈景賢玉潤鳴泉琴

丙申元日爲景賢壽

景賢作詩頗有思歸之意因和元韻以勉之

景賢召余飲以事不果翌日余訪景賢值出余開

樽盡醉而歸留詩戲之



和景賢召飲韻

丙申上元夜夢中有得

送門人劉德真征蜀

送門人劉復亨征蜀

趙州柏樹頌

黃龍三關頌

和太原元大舉韻

喜和林新居落成

題新居壁

太原修夫子廟疏



和林建佛寺疏

其決集卷之一

卷一

新西村舍



湛然居士文集卷十四目次終



湛然居士文集卷十四

元 耶律楚材 晉卿 撰

法語示猶子淑卿

汝自謂幼年嘗禮禪空師求名因書頌云父母未生前  
凝然一相圓釋迦猶不會迦葉豈能傳此語極妙且道  
汝作麼生會古昔以來有志師僧辭親出家尋師訪道  
千辛萬苦三二十年祇爲此一段空劫以前大事尙有  
未透脫者汝幼居閨閣久在掖庭未嘗用功叩參大善  
知識但博尋宗師語錄徒增狂慧深背眞道賣弄滑頭  
於道何益所以古人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又云滿肚



學來無用處閻王不要葛藤看真良言也只如空老所  
書頌亦論父母未生前面目又道釋迦猶不會迦葉豈  
能傳此是何意趣若云釋迦不會能仁四十九年橫說  
豎說貝藏琅函遍滿人間末後拈花以傳教外之旨且  
道此法從何而得若云迦葉無傳西天二十八祖東土  
歷代諸師相傳之道自何而來若謂釋迦不會迦葉無  
傳這空禪師亦是佛祖兒孫寫此頌圖箇甚麼箇中關  
捩盡在此兩句不可不細口參詳余爲汝透漏些子消  
息父母未生前老夫云水泄不通口云此禪家凝然一  
相圓老夫云針劄不入釋迦猶不會老夫云非思量處



迦葉豈能傳老夫云識情難測父母未生前老夫云三  
更神世界凝然一相圓老夫云半夜鬼乾坤釋迦猶不  
會老夫云只許老胡知迦葉豈能傳老夫云直饒將來  
他亦不要父母未生前老夫云頭圓象天凝然一相圓  
老夫云足方象地釋迦猶不會老夫云寒山撫掌迦葉  
豈能傳老夫云拾得呵呵老夫爲汝橫批豎判一用顛  
拈十字打開兩手分付了也一句子薦得可與佛祖爲  
師一句子薦得可與人天爲師一句子薦得自救不了  
閑中試定省看其或未明若到燕然問取萬松老子  
潤之館於忘憂門下生徒乘駟渠徒步抵和林城



有詩云破帽麻鞋布腿褌強扶衰病且徒行區  
區不道圖他甚一夜山妻罵到明予憐而和之  
疎筍籬邊正脫褌故山清處便宜行鏡湖他日應屬我  
好向湖邊訪四明

贈景賢

茶鄰藥物成邪氣琴伴簫聲變鄭音可惜龍岡老居士  
卻教邪教污真心

寄東林

東林已秀兩三枝覆蔭人天正此時貪向龍宮翻貝葉

惱人不寄玉泉詩

以來書云見閱  
藏經故有是語



寄萬壽潤公禪師

林泉人笑鳳凰枝我慕林泉歎後時  
盼得人來問消息  
大平和尙又無詩

寄甘泉慧公和尙

東林枝勝桂林枝不惜甘泉濟旱時  
鐵額鋼頭含笑面  
可人能字更能詩

去歲秋獮余謁龍崗因彈秋水龍崗出山竿一雙  
爲贈渠笑曰已過價矣余愛客多設鹿尾漿今  
年上獵於秋山龍崗記以鹿尾可入藥得數十  
枚悉以遺余因錄近和人詩數篇以報仍作詩



二絕爲引聊發一笑耳

秋水清聲忽變商  
龍崗曾遺二山羊  
今年祇奉詩三首  
爲報先生鹿尾漿

去歲山羊酬過價  
今年鹿尾不值錢  
龍崗藥物都竭底  
只得髯翁詩數篇

和景賢贈鹿尾二絕

日暮長楊獵騎歸  
西風弓硬馬初肥  
今年鹿尾休嫌少  
且喜君王不合圍

禁臠酷思濃鹿汁  
香蔬久厭小兒拳  
龍崗採得班龍尾  
一串穿來寄玉泉



中秋召景賢飲

中秋北海景淒淒好判今宵醉似泥快請龍岡疾過我  
與君同泛玉東西

請定公住大覺疏

龍龕寶藏照人寒奧老功成住聖安卻請定公來領略  
收拾香火禮旃檀

補大藏經板疏

十年天下滿兵埃可惜經文半劫灰欲析微塵出經卷  
隨緣須動世閒財

武川摩訶院刱建瑞像殿疏



邦人創刻旃檀像寺眾新修宰堵波兩段因緣非細事  
成功須仗大檀那

請奧公住崇壽院

泥湫昔日隱蟄龍一震重新大覺宮卻請收雲歸舊壑

晨昏香火禮師翁

泥湫院圓通禪師真堂在焉

寄聖安澄老乞藥

登高回首望燕山試道新詩怨聖安賺得護身符子去  
三年不寄大還丹

信之和余酬賈非熊三字韻見寄因再賡元韻以

復之四首



鷓鴣徒羨大鵬南  
駑馬終須後裏驂  
至理猶刪萬歸一  
庸儒剛說二生三  
透關活眼嫌金屑  
戀土癡人宿草菴  
寄與雲川賢太守  
洗心滌慮與君參

惱人捷徑起終南  
虛忝沙堤相國驂  
幻術莫驚殷七七  
眞詮誰識後三三  
家鄰荆水

玉泉也

宜栽竹緣在香山好

結庵斫斷葛藤窠  
已後閑家破具不須參

鴻雁翩翩自北南  
歸與何日駕歸驂  
潛龍在下宜初九

卽鹿無虞戒六三  
洛下好遊白傅寺  
濟源重覓侍中菴

衰翁自揣何多幸  
昨夢齋中得罷參

萬松老人住持大覺寺榜其齋曰昨夢

舊隱翳間白雪南  
故山住處好停驂  
貪嗔癡者元無一



詩酒琴之樂有三

口云  
野調

菱芡香中橫短艇松筠聲裏稱

危菴有人問道來相訪一碗清茶不放參

雲漢遠寄新詩四十韻因和而謝之

兌爻符太乙天相忝文昌泛海難追蠡封留欲學良穢  
形伴珠玉朽木厠松樟直節心雖赤衰年鬢也蒼伴食  
居相府無德報君王草甲濡春雨葵心傾太陽大權歸  
禁闕成算出巖廊自北王師發平南上策長皇朝將革  
命亡國自頽綱漢水偏師渡長河一葦航股肱無敢惰  
元首載歌康號令傳諸域英雄守四方大勳雖已集遺  
命未嘗忘萬國來馳幣諸侯敬奉璋兆民涵舜德百郡



仰天光大威如吉重乾體自強碩賢起編戶良將出  
戎行太廟陳邊豆明堂服冕裳宋朝微寢滅皇嫡久成  
戕政亂人思變君愚自底亡右師潛入劍元子直臨襄  
殺氣侵南斗長庚壯玉堂幽州之分弓猶藏寶玉劍未識干  
將皇業超千古天威聳八荒元戎施虎略勇士展鷹揚  
武繼元封跡文聯貞觀芳宮庭敢諫鼓帷幄上書囊佇  
待卿雲見行觀丹鳳翔武文能迭用威德足相當多士  
思登用遺賢肯退藏詩書搜鳥篆功業抑龍驤國用恆  
無缺民財苦不傷八音歌雅頌可戲屏優倡聖澤傳朝  
露明刑肅暮霜永垂塵劫祚一混九州疆重任司鈞石



微才匪棟梁思歸心似醉感愧淚如滂嚴子終辭漢黃  
公合隱商窮通真有數憂樂實難量雖愛千鍾祿何如  
歸故鄉乙未閏月上旬日玉泉書

德新先生惠然見寄佳製二十韻和而謝之

當年職都水曾不入其門德重文章傑年高道義尊雖  
聞傳國士恨不識王孫韻語如蘇武離騷類屈原煙霞  
供好句江海入雄吞意氣輕三傑才名冠八元著述歸  
至蹟議論探深源藉藉名雖重區區席不溫家貧謁魯  
肅國難避王敦北鄙來雲內西邊退吐蕃勉將嚴韻寄  
不得細論文遠害雖君智全身亦聖恩大科宜應詔豪



氣傲司閭學識光先哲風流遺後昆莫尋三島客好謁  
萬松軒六度眞光發三毒妄影奔素絲忘染習古鏡去  
塵昏爐上飛寒雪胸中洗熱煩到家渾不識得象固忘  
言心月孤圓處澄澄泯六根乙未閏月上休日玉泉書  
子鑄生朝潤之以詩爲壽予因繼其韻以遺之

巖松傲歲寒枝幹騰千尺月兒若稽古功名垂竹帛我  
祖東丹王施仁能善積我考文獻公清白遺四壁盛名  
流萬世馨香光赫赫余生歎不辰西域十年客貧困志  
不渝未肯忘平昔昔日出燕然辰當攝提格鶉尾得鳳  
毛續後予無責汝知學不學何啻雲泥隔爲山虧一簣



龍門空點額遠襲周孔風近追顏孟迹優游禮樂方造  
次仁義宅繼夜誦詩書廢時毋博奕勤惰分龍猪三十  
成骨骼孜孜寢食廢安可忘朝夕行身謹而信於禮順  
而撫祥麟具五躡冥鴻全六翮爲人備五常奚憂任與  
謫成功不自滿始知謙受益慎毋忘此詩吾言眞藥石  
甲子重午前三日湛然居士書

扈從旋師道過東勝秦帥席上繼杜受之韻

去國十年久還鄉兩鬢皤三川猶梗澀百越正干戈東  
勝城無恙西征事若何凭高吟望久樽酒酬長河

屏山居士鳴道集序



屏山居士年二十有九閱復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參藥山而退著書大發感歎曰抵萬松老師深攻亟擊宿稟生知一聞千悟注首楞嚴金剛般若贊釋迦文達磨祖師夢語贅談翰墨佛事等數十萬言會三聖人理性之學要終指歸佛祖而已江左道學倡於伊川昆季和之者十有餘家涉獵釋老膚淺一二著鳴道集食我園榘不見好音誣謗聖人聾瞽學者噫憑虛氣任私情一讚一毀獨去獨取其如天下後世何屏山哀矜著鳴道集說廓萬世之見聞正天下之性命發揮孔聖隱幽不揚之道將攀附游龍駸駸乎吾佛所列五乘教中



人天乘之俗諦疆隅矣鳴道諸儒力排釋老拚陷韓歐之隘黨孰如屏山尊孔聖與釋老鼎峙耶諸方宗匠皆引屏山爲入幕之賓鳴道諸儒鑽仰藩垣莫窺戶牖輒肆浮議不亦僭乎余忝歷宗門堂室之奧懇爲保證固非師心昧誠之黨如謂不然報惟影響耳屏山臨終出此書付敬鼎臣曰此吾末後把交之作也子其祕之當有賞音者鼎臣聞予購屏山書甚切不遠三數百徒步之燕獻的稿於萬松老師轉致於予予覽而感泣者累日昔予嘗見鳴道集甚不平之欲爲書糾其蕪謬而未暇豈意屏山先我着鞭遂爲序引以鍼江左書生膏肓



之病焉中原學士大夫有斯疾者亦可發藥矣甲午冬  
十有五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刺楚材晉卿序

用梁斗南韻

丁年學道道難成卻得中原浪播名  
否德自慚調鼎鼐微才不可典璣衡  
誰知東海潛姜望好向南陽起孔明  
收拾琴書作歸計玉泉佳處老餘生

贈姪正卿

遼室東丹九葉芳曾陪劍佩侍明昌

今案明昌金章宗年號學書

寫盡千林葉習射能穿百步楊興廢人閒戰白蟻榮枯  
枕上夢黃梁故山咫尺宜歸去莫使因循三徑荒



寄張鳴道

張君宗派自留侯壯歲成名入士流一代詩聲如玉振  
千鈞筆力挽銀鈎平山邂逅初青眼汴水伶仃已白頭  
遙想荷花好時節故人吟倚仲宣樓

送省掾郭仲仁行

蘭省而今已預名還鄉衣錦也爲榮遼陽幹事須詳悉  
速駕星輶上玉京

送燕京高慶民行

國事煩多我政憂上章清選倅微收好陪劉晏勤王事  
早使錢如地上流



和趙廷玉子贇韻

萬里龍庭白草秋時時歸夢舊漁舟  
酌殘白酒難成醉老盡黃花無限愁  
久識人心多厭政喜逢天下已歸劉  
而今子入中州去莫惜寒梅寄隴頭

贈東平主事王玉

聖主方思治邊臣未奉行憑君達此意  
無得負蒼生

周敬之修夫子廟

天皇有意用吾儒四海欽風盡讀書  
可愛風流賢太守天山創起仲尼居

寄萬壽堂頭乞湖山



削玉剡瓊出自然  
林暗巖竇吐雲煙  
祖師手段掀山嶽  
便好攜來向玉泉

寄東林同參

東林屢有寄來詩  
忙裏何嘗報一辭  
豈是玉泉生吝惜  
言無滋味不宜時

寄簡堂頭

巨川生下此村牛  
千百頭中祇一頭  
鼻孔撩天無主伴  
不風流處也風流

寄孔雀便面奉萬松老師

風流彩扇出西州  
寄與白蓮老社頭  
遮日招風都不礙



休從侍者索犀牛

答倪公故人

玉泉回報故人書問子參立着意無且趁萬松鑪鑪熱  
疾忙索取護身符

一作夜明符

送王璘行

天涯九日出龍沙冬後冬前卻到家  
餽運功成須報我好遊天漢上浮槎

繼介丘穆景華韻

北海慵傾北海樽予懷爲向景華伸  
奇才管葛堪爲匹何事唐虞不得臣  
行道欲期丹鳳出忘機且與白鷗親



龍庭萬里休辭遠六出奇畫正須陳

繼平陶張才美韻

才美風流自一時因風來寄湛然詩  
新朝制度知將近晚節功名未是遲  
識子固爲天下士微君孰撫我民瘼  
援毫欲繼清新句笑我卻無黃絹辭

德柔嘗許作鞍玉轡且數年矣作詩以督之

異物當時許晉卿幾年思渴動詩情  
龍庭風細沙堤輓玉轡雕鞍正好行

卜鄰一絕寄鄭景賢

龍沙幽隱子真家自撥寒泉出沒沙  
我願卜鄰穹帳側



旋分清酌煮新茶

寄岳君索玉博山

玉爐精巧若裁肪  
寄與髯翁也不妨  
古廟多年無氣息  
直消一炷返魂香

雲中重修宣聖廟疏

槐宮悉混玉石焚  
廟貌依然惟古雲  
須仗吾儕更脩葺  
休教風世喪斯文

寄光祖

漁陽光祖冠當時  
筆法詞源我獨知  
君有家難君自厭  
爲何偏愛玉泉詩



送德潤南行

燕然民庶久瘡痍  
摩撫瘡痍正此時  
暴吏猾胥諂君日  
開緘三復味予詩

再和萬壽潤禪師書字韻五首

憂道

不肯參禪不讀書  
徒喧口鼓說眞如  
未能卽色明眞色  
只道無餘已有餘  
法眼凋殘浮海去  
瀉山寂寞少人居  
一從三聖承當後  
季世寥寥無瞎驢

述懷

寶藏翻窮貝葉書  
方知眞理本如如  
一心不動無生滅



萬古長空豈欠餘妙藥更靈難忌口長安雖肯不堪居  
毛吞大海渾閑事誰訝瓢中出白驢

警世

看盡人間萬卷書較量佛法總難如本無妄疾剛尋藥  
幸有回波好乞餘方丈名山真碧海含元古殿是皇居  
行人半老家何在終日騎驢卻覓驢

傷時

金馬門前數上書子虛新賦笑相如萬言警策才無敵  
六國縱橫智有餘千里兵車討奸宄五更朝馬候興居  
功名賺得頭如雪不悟團團如磨驢



投老

囊裏瑤琴駕上書  
箇中真味更何如  
伴閑美竹千竿許  
養老田園二頃餘  
睡起焚香誦圓覺  
興來緩軫品幽居  
宮音有夕陽半下山  
偏好吟入煙霞穩  
跨驢此曲

贈景賢玉潤鳴泉琴

玉泉珍惜玉泉琴  
不遇高人不許心  
素軫四三排碧玉  
明徽六七粲黃金  
臨風好奏朝飛曲  
對月宜彈清夜吟  
渠能彈雉朝飛  
清夜吟贈與龍崗老居士  
須教下指便知音

丙申元日爲景賢壽

龍沙一住二十年  
獨識龍崗鄭景賢  
詩筆饒君甘在後



琴棋笑我強爭先  
冷官何啻廣文樂  
歸計猶存谷口田  
劫外壺天壽無量  
請分勤叩祖師禪

景賢作詩頗有思  
歸意因和元韻以勉之

我訪龍崗老珠璣  
咳唾閒酒熟香馥馥  
琴滑水潺潺王  
吉名河

中栽菊和林也有山  
但能放心下何處不安閑

景賢召余飲以事不果  
翌日余訪景賢值出余開

樽盡醉而歸留詩戲之

昨日命我初無興  
今日尋君不在家  
不問主人都飲盡  
醉今倒載黑羶車

和景賢召飲韻



書滿穹廬酒滿樽龍崗召我謝殷勤琴中別有無絃曲  
醉裏開懷舉似君

內中上元夜夢中有得

超佛越祖透真空也與瀉山說夢同面貌眼睛鼻孔裏  
大千沙界一漚中

送門人劉德真征蜀

門第遼陽劉德真剛直木訥近乎仁憐君粗有才學術  
師我精通天地人今日從軍征兩劍他時擁旆入三秦  
三辰測驗須吾子創作天朝寶曆新

送門人劉復亨征蜀



誠之識我二十年不讀經書不學禪悞爾儒冠好投筆  
過人勲業好加鞭浣花溪畔春如畫濯錦江邊酒似川  
壯歲從軍真樂事鄧侯遺躅勉爭先

趙州柏樹頌

古佛猶存舊道場庭前依舊柏蒼蒼莫謗諸州無此語  
禪林奔走錯商量

黃龍三關頌

我手何似佛手

稱頭斤兩須端的短少毫釐不可欺函關辨認合同券  
未肯輕輕放過伊



我腳何似驢腳

行令如同車腳圓你三文後我三錢直饒道底分明是  
也是當年鸚鵡禪

如何是上座生緣

只打野盤無寺宿不供糊口趁村齋上戶莫春虛物口  
僧司無得錯推排

和太原元大舉韻

今案此和元裕之詩太舉疑誤

魏帝兒孫氣似龍而今飄泊困塵中君遊泉石初無悶  
我秉鈞衡未有功元氏從來多慷慨并門自古出英雄  
李唐名相沙隄在好與微之繼舊風



喜和林新居落成

今案和林在庫倫之西有闕特勒碑

登車憑軾我怡顏飽看和林一帶山新構幽齋堪偃息  
不閑閑處得閑閑

題新居壁

舊隱西山五畝宮和林新院典刑同此齋喚醒當年夢  
白晝誰知是夢中

太原修夫子廟疏

并門連歲不年豐証父攘羊禮義空既倒狂瀾扶不起  
直須急手建庠宮

和林建佛寺疏



龍沙立教未全行故築精藍近帝城須仗檀那垂手力  
一輪佛日煥然明

湛然居士文集卷十四終



湛然居士文集後序

夫文章以氣爲主浩然之氣養於胸中發爲文章不期  
文而文有餘矣古之君子其文見於簡策宏深渾厚言  
近而旨遠辭約而義深非後世以雕篆爲工者所能比  
蓋其浩然之氣貫於中也諸葛孔明暨近代范文正公  
懷王佐之才有開物成務之略自任天下之重初不欲  
以文章名世然出師一表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而萬  
言一書議者亦比於管仲樂毅二子者豈嘗學爲如此  
之文也哉其忠義之氣形之於文亦不自知其所以然  
也嗚呼世之作文者非不舉也言語非不工也及其建



功定業任大持重不若昔之人者其胸中所養者小也  
今吾湛然居士其庶幾乎公當聖朝開創之際膺鹽梅  
鼎鼐之任仰贊天子茂弘德威臣上古所不臣之國籍  
禹貢所不籍之地公之功業著見於天下炳如日星雖  
月氏殊俗蠻荆遠方莫不仰戴其威名觀其從事征討  
軍務倥偬宜其不暇留意於文字閒然雄篇傑句散落  
人間復如彼其多或吟詠其情性或寄意於玄機千彙  
萬狀會歸於正皆肆筆而成若不用意爲者人雖服其  
精敏意者何爲而能然耶殊不知公善養其浩然之氣  
充於其中形於言動發於功業見於文章有不得不然



者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其是之謂乎邇者中書省  
都事宗公仲亨更新此集摹工鏤版過雲中同監納樊  
子通見屬爲序微以爲文章者公之餘事也公之德業  
天下共知之固不待文而顯也其文天下共傳之又奚  
待以序而彰哉雖然不爲之辭者微東城一鄙人也幸  
齒於門下士之末若復獲挂名於文集中固所願也於  
是乎書癸巳年十月晦日九山居士李微子微序







湛然居士文集後序

移刺文正公爲成吉思佐命扞圉邊庭國威遐震草創  
法度功在廟社諫革初制之苛猛蘇息民物之瘡痍豐  
功偉烈衣被天下非劉秉忠諸人所能望振興儒教進  
用士人以救偏任武夫及色目種人之弊亦開姚許之  
先聲意者其學術必有服習六藝秕糠眾流立天地之  
心以佐龕拯之業者乃覽其遺集於六藝之學粗涉藩  
棧而已其深造乃在臨濟雲門宗門梮喝之機用其師  
友濡染又不過李屏山萬松老人之流夫古今事業無  
無用之體亦無無體之用公之體用果安在哉沈思久



之憬然曰吾乃今得之矣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其言直指心地劃清義利界限操則存舍則亡義如快斧利刀遇事一分兩斷與孔門四科六藝家法委曲繁重者蓋稍稍殊別直趨易簡工夫陸文安公在鵝湖及荆門州講學亦以利之一字錮蝕人心最爲隱微深切之病所喻在義則爲君子君子在位天下莫不蒙其福所喻在利則爲小人小人在位生民莫不被其禍治亂之數視乎君子小人之消長不待著察而知也今之士大夫居高位者率終身在利欲膠漆盆中生心害政敗壞風氣亂萌愈伏愈深此生民之所以生機日蹙而萬事



之所以骯髒不治也湛然居士借宗門機鋒勇猛之指  
殺活在手於此勘入不著一物直下承擔其氣雄直足  
以動難說之驕主其詞簡當足以折不可迴之邪謀祝  
儒效迂緩功德百之故發爲諫疏條教語言文字如春  
雨日時百穀萌芽而怒生也如迅雷乘令威嚴潛紱而  
蟄蟲始蘇也故能佐成吉思帝開百六十年車書漸一  
之基業豈偶然哉豈偶然哉諺曰正人行表法表法皆  
正況宗門嬗衍璨可苦行雖異儒流要非表法固亦無  
惡於聖人哉國家用人勿偏任才華首當辨志苟察其  
人一念在利欲膠漆盈中國之蠹也雖才何賴焉陳同



甫發策課諸生云張良習黃老賈生明申商諸葛亮以  
申韓書發人意智魏元成習縱橫家彼四人豈非古今  
所謂名臣何以習異端云云其故劇可思矣豈僅讀湛  
然集發人慨歎而已哉觀居士之所爲迹釋而心儒名  
釋而實儒言釋而行儒術釋而治儒彼其所挾持者蓋  
有道矣竊意國家最急者人才耳今有人於此墨名而  
儒行足以任帷幄靖內憂禦外侮以視夫發蒙振落曲  
學阿世謬託儒術以爲名高者其致治亂之數果孰愈  
哉所關係於世運人心良非一端盍深思而觀其要矣  
錢氏補元史藝文志著錄湛然集三十五卷又中書都



事宗仲亨所輯文集止十四卷此宗氏輯本其三十五  
卷之集則予未之見也不知海內尙有傳鈔本否光緒  
乙亥改元正月人日芳郭无名人識



卷之三

七

三















